

興亡閱盡垂垂老，我亦新華夢裏人： 袁克權、張伯駒詩作中的家族書寫*

陳煒舜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引言

近二十年來，學界對於袁世凱及其時代有了新的認知與省思，相關的史學論著層出不窮。然而，與文學史料有關的爬梳則尚待開展。早在1917年，劉成禺便寫成了《洪憲紀事詩》，並廣邀當事者作注。大約七十年代，袁世凱的表姪張伯駒(1898–1982)有感於劉作「事實有不詳盡者，有出入者，亦有全非事實者，蓋聽傳聞，非身所經歷」，¹遂另作《續洪憲紀事詩補注》(下稱《補注》)一百零三首。此外，袁世凱五公子袁克權(1898–1941)師承吳闈生(1878–1949)，亦善詩。誠如孫方友所言，袁克權的詩「可作為家史詩。大凡袁氏家族的重要事情，他大都吟誦過」。²整體而言，袁氏家族中能詩者不少。王揖唐(1878–1948)指出：「項城諸子雲臺(克定)、寒雲(克文)、規庵(克權)，並皆能詩，且多與余有譚藝之雅。」³然至今仍有詩集傳世、且於家事多有吟詠者，則僅袁克權、張伯駒二人而已。⁴

* 本文初稿宣讀於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近世東亞文化意象傳衍過程中的仲介人物」計畫、韓國東國大學中語中文學系、臺灣古籍保護學會聯合主辦之「2017東亞漢學國際學術研討會」(宜蘭：佛光大學，2017年10月6–7日)。承蒙諸位匿名評審者給予寶貴意見，謹致謝忱。

¹ 張伯駒：《續洪憲紀事詩補注》，載《張伯駒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頁91。

² 孫方友：〈說說袁克權〉，《中華讀書報》，2013年8月14日，第3版。

³ 王揖唐：《今傳世樓詩話》(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頁271。

⁴ 據聞袁家驢藏有其父袁克文的詩集稿本，下落不明。《項城文史資料》總第16輯《袁世凱家族詩文輯》下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項城市委員會，2008年)中有〈寒雲詩輯〉十七首(頁79–83)，除〈感遇〉二首涉及其父稱帝事件外，其餘與袁家往事相關者甚少。王忠和著《袁克文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年)也徵引了一些克文詩作，內容與本文題旨亦多不相干。至於克文《滬上詞》，則以發自身哀感為主。故後文將〈感遇〉與克權詩對讀之外，其他克文作品不擬論述。

1917至1920年間，袁克權先後刊印六部詩集，計有《百衲詩集》（甲寅至乙卯）、《偶權館詩集》（乙卯至丙辰）、《苦廬詩集》（丙辰年間）、《弄潮館詩集》（丙辰至丁巳）、《百衲詩存》（丙辰至戊午）、《懺昔樓詩存》（戊午至庚申）。此後，克權仍不時在報刊發表新作，然未聞結集。甲寅為1914年，庚申為1920年，袁世凱稱帝、去世皆在1916年，可見克權現存最早詩作正好在此前兩年，具有珍貴的史料及文學價值。2008年，克權孫女袁忻及夫婿楊大寧再版諸集，由天津古籍出版社重排發行，作為克權一百一十冥壽之紀念。據袁忻編後所言，《百衲詩存》、《懺昔樓詩存》為其姑母袁家詒所保存，其餘四集則是託人至日本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複印而得。⁵六集復成全帙，袁忻夫婦功不可沒。

張伯駒工於長短句，有《叢碧詞》傳世。然因基於對詞體的認知，詞作中甚少反映史實。1972年，張伯駒從東北回到北京，成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始以詩體撰寫回憶文字，其最著名者厥為記錄戲曲掌故的《紅氍紀夢詩注》一百七十七首，以及記錄袁家歷史掌故的《續洪憲紀事詩補注》。據上海古籍出版社《洪憲紀事詩三種》的整理者吳德鐸1982年〈前言〉所云：「一九七八年，我向上海古籍出版社提出整理、出版《洪憲紀事詩》的建議時，張先生知道後，熱情地寄來了他的《續洪憲紀事詩補注》一稿。……他的家庭與袁世凱有戚誼，本人也是洪憲帝制的目擊者。以當時人說當時事，當然有許多獨到處，所以他的補作也很有史料價值。《續洪憲紀事詩補注》一稿交來已有一段時間，張先生經常關心這一著作的出版。今年初他還曾來信，殷殷以此為念。不料就在這書正要付排的時刻，他不幸於二月二十六日去世，竟未能目睹手稿成書，實在是一件憾事。」⁶

袁克權、張伯駒年齡相同，不僅是洪憲帝制的目擊者，更是袁氏家族成員。本文所論述二人詩作，蓋可納入「家族書寫」的範疇。黃宗潔曾以自我、家族、國族三個層次來詮釋與理解家族書寫作品的文本內所呈現的認同面向，認為家族書寫必始於自身，而「自我認同」則是個體對「我是誰？」這個問題的思索與答案。⁷由此觀之，袁、張二人著力以詩作呈現袁家往事，正是出自安身立命的思考。他們詩歌中展現的袁家往事，觀點角度與他人自有不同。進而言之，袁克權為袁世凱之子，諸詩集所錄作品作於袁世凱逝世前後數年。綜觀袁氏諸子，克文固以詩文名世，然其詩集現已難覓，散見之作品亦罕言家國事；今有詩集傳世者，僅克權一人而已。張伯駒雖為袁家遠親，然與克文、克權等多有過從，後來更收容晚年的克定同住，關係匪淺。張伯駒撰寫《補注》，時值文革結束之際，距離洪憲帝制將近一甲子。撫今追

⁵ 袁忻：〈袁克權詩集編後〉，載《袁克權詩集》（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頁267。

⁶ 見劉成禺、張伯駒（著），吳德鐸（標點）：《洪憲紀事詩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頁4-5。

⁷ 黃宗潔：〈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6年），摘要頁1。

昔，亦頗能以較為客觀的歷史眼光看待過去。鄭毓瑜指出，文學的創作中，「作者對自我身心與周遭環境的敏感與直覺」上，來推溯所謂「個體意識之自覺」可以上及於屈原、宋玉的作品，至於兩漢詩賦中矢志不遇、離情相思、感時傷事等，莫不在強調政教倫理的實用目的之外，反視一己的生命意義與價值，甚至「似乎總是迴盪在悲哀愁怨的情調中」。⁸ 這種「抒情傳統」在袁、張二氏的詩作中依然繼承著。袁克權早慧，少年老成，哀樂過人，多發而為詩；而性格深沈內斂，與其兄克文恣肆狂狷、多才多藝迥異，這使他無論在父親生前死後都以含蓄的筆觸來圈定為數不多的目標讀者，而詩歌成為他唯一「自我建構」的文學體裁。然而，傳統詩歌本為抒情載體，袁克權往往採用了一種即景式的書寫策略，近乎嚴志雄所提出的「自傳性時刻」(autobiographical moment)：「當兩個主體 (subjects) ——書寫的與被書寫的 ——相遇，而彼此以一種相互性的、反思性的替換 (mutual reflexive substitution) 限定著對方」，或者說當「宣告了『我』書寫的對象就是『我』」，「一個『自傳性時刻』就出現了」。⁹ 若就克權的詩作而言，無論是自題小影、吟詠落花、觀覽美景、雪夜話舊、追憶古人、兄弟唱和、送別師友、亡父入夢……都是在形塑個人記憶的片段，並將這些片段建構成一部心史。這些詩作也在刻意說服目標讀者，其「敘述真實」(narrated truth) 是可以直接指向「歷史真實」(historical truth) 的。當然，有關克權的其他第一手史料極為罕見，他的詩集也就成為自身以及家族一套相對完整的敘事話語。

至於張伯駒的《補注》，性質自然與袁克權的詩作頗為不同。學者以為紀事詩之起源，可追溯至清代雍乾時期厲鶚的《南宋雜事詩》與嚴遂成的《明史雜詠》。作者在詩歌之後，詳加注釋，標明史料來源，並加考證按語，亦詩亦史。¹⁰ 今人周生杰論藏書紀事詩之語，值得參考：「藏書紀事詩將絕句和傳文有機結合，詩句雖短，但蘊含了豐富的內容，與傳文相映成趣，起到畫龍點睛、提綱挈領的作用。……如果把藏書紀事詩當作純粹的藏書家史看待，那麼搜輯大量資料而成的傳文和注文足以說明問題了。但是，葉昌熾等人並不願僅僅局限於客觀反映歷史，停留在撰寫藏書家傳記這一層面上，他們要在『史』的基礎上繼續升華，與『詩』的創作技巧有機結合起來，從文學的層面彰顯藏書家的精神特質。這是因為，詩歌是所有文學體裁中最有意境，最能抒情的，它對語言的淬煉、運用，對思想感情的表達，往往能夠融入國

⁸ 鄭毓瑜：《引譬連類：文學研究的關鍵詞》(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年)，頁28。引號內文字見王國瓚：〈個體意識的自覺——兩漢文學中之個體意識〉，《漢學研究》第21卷第2期(2003年12月)，頁47、74。

⁹ 嚴志雄：〈陶家形影神——牧齋的自畫像、「自傳性時刻」與自我聲音〉，載嚴志雄：《錢謙益〈病榻消寒雜詠〉論釋》(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頁70、74。

¹⁰ 邱睿：〈南社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研究〉，《南京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6期，頁112。

民的血液中，成為一種精神傳統。藏書紀事詩的這一做法，與古典小說、戲曲等的開場詩或結尾詩一樣，有凝練，有總結，還有引人深思的意味，在詩句中品味傳文，在傳文中尋找詩意。它不獨是古代文人獨有的興味體現，也是讀者審美感受的需求，具有深遠的文化意義。」¹¹而觸動張伯駒撰寫《補注》的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也正是承襲了如此的傳統與風格。邱睿以為劉書是當代人寫當代史，乃是以詩存史，載錄袁世凱從清末發跡到帝制自為這個過程的史事，洪憲帝制的很多材料也因此得而保存。其精神在於以在野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史識表達，而「道聽途說」的小說家和雜家之流正是代表民意所在。為劉詩作注的群體多為洪憲帝制的親睹者，幾乎均反對帝制，故而在《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的創作中，這種史識彙集便形成了某種進步指向。¹²不難想像，紀事詩的詩作與散文式的注 / 傳文間在互補之餘也是充滿張力的。詩作富於抒情性，而注 / 傳偏向敘事性，詩可視為注 / 傳的撮寫，注 / 傳可視為詩的闡發，但二者間不僅功能與情調不同，在承載的內容上也會有參差互見之處。尤其與劉氏相比，張伯駒既是袁氏家族成員，對於袁世凱及其諸子又多所親炙，故其詩作於諸人縱有相對客觀的褒貶，卻也不易從主觀的情懷中抽離出來。因此，張伯駒紀事詩的感性特徵更為濃郁，這令詩作與注文間的緊張關係進一步增強。觀其末首（其一零三）以克文事作為全書收結：

鄉號重瞳舊比鄰，紅梅共畫痛姻親。興亡閱盡垂垂老，我亦新華夢裏人。

1915年12月，袁世凱將中南海總統府改稱「新華宮」。張伯駒將帝制事目為「新華夢」，數十年後自稱「新華夢裏人」，似乎以勝朝遺老自居。其注云：「項城為項羽先世封地，城東尚有項羽城。其地又舊屬陳州府，為舜都地。太史公〈項羽本紀〉云：『舜重瞳子，羽亦重瞳子。』故余有印曰『重瞳鄉人』。余與袁氏既同邑，又有姻親，而與寒雲交厚，時共填詞演劇。記曾合畫紅梅，余寫枝幹，寒雲點花，並題詞其上。此幅已失。自昔迄今四十餘年，興亡閱盡，垂垂老矣。回思前事，我亦新華夢裏人也。」¹³儘管詩、注的內容大抵一致，但注文中未有出現的「痛」字，令「我亦新華夢裏人」一句從注文中的平鋪直敘一轉而成詩中的哀感頑豔，這種哀感也因而奠定了整部詩集的基調。可以說，詩作與注文間存在著相反而相成的複雜關係。再者，張伯駒此詩特別拈出自己當年與袁克文（寒雲）合畫紅梅，以及對克文早逝的傷痛，而袁氏家族的核心人物袁世凱卻並未直接點出，似乎在張伯駒筆下，克文已取代其父的位置，成為袁家的代表。張伯駒誠已自言：「余與寒雲交獨厚，寫其事多諛辭，亦如魏武帝之雄武詭譎，陳思王之文采風流，固兩事也。」¹⁴採用「諛辭」一語，

¹¹ 周生杰：〈論藏書紀事詩的學術價值及文學史意義〉，《文學遺產》2015年第2期，頁181-82。

¹² 邱睿：〈南社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研究〉，頁113-14。

¹³ 張伯駒：《續洪憲紀事詩補注》，頁132-33。

¹⁴ 同上注，頁91。

應是慮及可能遭到當時社會的質疑，但顯然也表達了他對克文的厚愛。進而言之，這還透露了張伯駒《補注》的價值不在於替以袁世凱所象徵的大歷史作注或翻案，而是將這個家族中以袁克文為首的主要成員一一還原為人性化的個體，重現袁氏家乘中不為人知的一抹絢麗，並為自己在這抹絢麗中安排一個不即不離的位置，以寄託個人的哀感。

綜觀前修時賢的研究成果，袁克權方面有許栩、孫方友、王碧蓉、張永久等，然多偏向生平考索，對詩作之探析尚可進一步展開；張伯駒方面近年頗為熱門，但對《補注》尚流於偶爾徵引或考辨，全面論析其歷史及文學價值則有未遑。有見及此，本文擬從家族書寫的角度考察相關作品，以展示袁世凱子姪對於二十世紀前期那段袁家往事的觀點與角度，以及如何在詩作中塑造自我形象，建構個人記憶，以及尋求自我認同。

袁克權詩作中的家族書寫

袁克權，字規庵，號百衲，河南項城人，袁世凱第五子，為二姨太吳氏（朝鮮人）所生。早年師從嚴修、方地山（1873–1936）、吳闈生，工於詩文。1913年，與六弟克桓、七弟克齊隨嚴修出遊歐洲，就讀於英國齊頓漢姆公學（Cheltenham College）。翌年歐戰爆發，輟學返國，不久即逢洪憲帝制。克權敦厚寡言，孤高內向，兼以學識穩練，在眾兄弟中很有威信，故為父親所屬意，與長兄克定、次兄克文同穿太子服。其妻陶雍為晚清大吏端方之女，有百衲本《史記》為陪嫁，克權珍而愛之，因而自號百衲。未幾袁世凱去世，克權隱居天津，常以典當家產度日，一生以文墨自娛。隱居時多與兄弟克定、克文、克端及嚴修、方地山、張伯駒、孫寒崖（1866–1941）諸名士酬唱。據云克權也與報館文人稔熟，張恨水（1895–1967）小說《金粉世家》中很多情節即從克權處聽來。¹⁵克權中年之後精神抑鬱，最後盤膝絕粒而終，年僅四十四。今人許栩以為：「20世紀產生的『末世王子、王孫』有一大批，能像克權這樣以『謝堂瓊花』自居，不慣隨便依人的舊家子弟實在不多。他不因門第榮落而擾心性，以『靈芝』自命，孤高自恃的品性在他們那個年代是彌足珍貴的。」¹⁶袁克權早歲即隨晚清桐城名家吳汝綸（1840–1903）之子吳闈生學詩。錢基博論吳汝綸及張裕釗（1823–1894）曰：「姚氏自範以詩古文義授從子鼐；嗣是海內言古文者，必曰桐城姚氏。而鼐之詩，則獨為其文所掩。自曾國藩昌言其能以古文之義法通之於詩，特以勁氣盤折；而張裕釗、吳汝綸益復張其師說；以為天下之言詩者，莫姚氏若也。」

¹⁵ 張永久：《繽紛滿地落花紅——項城袁氏家族文化評傳》（鄭州：鄭州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184。

¹⁶ 許栩：〈超脫隱逸的袁克權〉，載項城市政協（編）：《百年家族：項城袁氏家族資料匯輯》（洛陽：河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467。

於是桐城詩派始稱於世。」¹⁷二人不僅有意識地建構桐城詩派，還進一步揭櫫姚鼐（1732–1815）的師法。如張裕釗〈國朝三家詩鈔序〉云：「姚姬傳氏自述其作詩之旨，在熔鑄唐宋。」¹⁸蓋唐詩主情韻，宋詩尚理法，詩乏情韻固然失之枯槁，但無理則言無物，無法則言無序，故「熔鑄唐宋」實為集大成之取向。吳闈生、袁克權之詩，亦承接此一統緒。吳闈生為袁克權《百衲詩集》作序云：「規規公子之詩，其雄於才者乎！方冠耳，所積已盈卷帙，瑩如珠涵，雪如劍斷，鳴鸞鳳之鏘然，躍虎豹而躩爾。如方舟踔海，鼉龍變怪，崢嶸並出，不可端倪。如升嵩衡而覩眾山之俯仰也。固其姿絕特，亦所居與養崇高壯偉有以縱之然乎？」¹⁹指出克權才雄詩多，當歸功於個人天賦及家庭背景。此序或題為汪辟疆（1887–1966）所作，²⁰待考，然吳、汪二氏皆對克權詩作稱譽有加，當無疑問。又孫寒崖〈寄袁百衲〉詩，有「發函奉賦文何麗，出語驚人慧有根」之語，²¹吾人亦可由此了解克權詩風於一斑。許栩則認為克權詩「承晚唐遺風，又經李後主意韻激蕩，醇厚淒婉而有真性情」。²²總觀克權詩風，瓣香李商隱處甚多，誠然源自其個性與家庭：錦衣玉食的成長環境，令其詩藻頗具晚唐華豔綺靡之致；深沈內斂的性格，則令詩旨幽深，雖以投筆請纓為主題者，也耀豔深華而無粗糲之氣。進而言之，袁世凱1916年去世，身後評價如江河日下，這不僅使袁克權坎坷多有，還使其詩歌縱發於不得而言，卻每因擔心得不到世人共鳴而益加深藏不露。觀克權詩集中頗多關涉家族往事之作，甚至某些詠史詩也不無意識地與其父親的生平連繫起來，其含蓄哀感之態可謂一以貫之。筆者考察這些作品後，加以歸納為對父親之描構、與兄弟之酬唱、發自家之感嘆三方面分目論述。

對父親之描構

袁克權現存最早的詩作可追溯至其父去世前兩年，當時袁世凱擔任大總統，國家內憂外患。在如此環境中，克權對其父的寄望是頗為殷切的，如作於1914年的〈哀歐吟〉其二有云：

故宮殿外三更雨，降國城頭百尺旗。忍使天驕分俎肉，會應國手勝危棋。²³

¹⁷ 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長沙：岳麓書社，1986年），頁177。

¹⁸ 張裕釗（著）、王達敏（校點）：《張裕釗詩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頁211。

¹⁹ 吳闈生：〈百衲詩序〉，載《袁克權詩集》，頁3。

²⁰ 此序又收錄於1920年《遊戲新報》第1期（「容廬文選」，頁6），題為〈百衲詩序〉，作者仍標吳闈生。此外，民初《大公報》所印《文藝叢錄》第1輯（「文錄」，頁十三上至十三下）亦收此文，題為〈袁規庵公子詩序〉，然作者標作「辟疆」，當即汪辟疆。

²¹ [孫]寒崖：〈寄袁百衲〉，載《文藝叢錄》第2輯，「詩錄」，頁四一上。

²² 許栩：〈超脫隱逸的袁克權〉，頁467。

²³ 《袁克權詩集》，頁8。

袁克權此年因為歐戰爆發而自英國輟學返國，對於歐洲諸國陷於戰亂自然頗為感慨。這首詩雖以「哀歐」為主題，卻同時把關注點從歐洲拉回了中國。所謂「天驕分俎肉」，當指列強肆虐中國。而這位能「勝危棋」的「國手」，在袁克權眼中自非其父莫屬了。又如七古〈圓明園行〉，以大量篇幅詠嘆圓明園昔日的繁盛和被焚的蒼涼後，筆鋒一轉而收結曰：

勸君停杯聽我吟，聽之可以開君襟。聖王不作流荒淫，裂帛自招焚瑤琳。翡翠瓜蔓珊瑚林，鮫海明珠何處尋。春花開盡秋花落，朝日升時暮日沈。富貴繁華隨手盡，唯有鴻濛萬古天橫參。²⁴

固然感慨於遜清奢華如過眼雲煙，期待其父以勤儉治國成為聖主，更是溢於言表。自1915年起，「共和不適於中國國情」之類的言論不斷在社會上傳播，促使袁世凱產生帝制的想法。此時，楊度等人成立籌安會，鼓吹君主立憲，而袁氏長子克定更成為骨幹分子。然而克定諸弟對此事卻多不以為然，如克文有詩曰「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上層」，²⁵顯然有曲諫其父之意。同負詩名的克權，也有作品勸諫，其〈延慶樓晚坐〉云：

雨過空幃冷，中庭夜氣凝。韶華憐晷晚，詩思自崢嶸。舊閣憑三晉，輕車逐五陵。長安多月色，更上最高層。²⁶

瓊樓最上層，不上因多風雨，更上因多月色，克權似反其兄之詩意而用之，驟看似乎贊成父親稱帝，其實不然。觀其〈題拿破崙被困海島圖〉云：

十八年中驚世事，幾希大業寸心違。喑鳴到老千回劫，惆悵臨終一局棋。孤島潮流吞上下，故宮花草憶迷離。子規月裏啼痕在，誰識英雄萬古悲。²⁷

袁世凱當時號稱「中國之拿破崙」，而克權於帝制運動甚囂塵上之際，特意在詩中嗟嘆拿破崙及身而敗，其憂心之意，不言而喻。與〈延慶樓晚坐〉合觀，可知克權認為，如果有民心所向的一片月色，更上層樓自然無妨，其奈風雨交加、國勢飄搖何？又如〈鄴園感舊詩〉十首其一〈垂鈎亭〉云：

鰲竿斜映海天紅，沙鳥飛翻水霧中。今夜月明春岸遠，烟波何處宿漁翁。²⁸

²⁴ 同上注，頁39。

²⁵ 袁靜雪：〈我的父親袁世凱〉，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和學習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合訂本第25冊（總第72-74輯，2011年），頁420。

²⁶ 《袁克權詩集》，頁49。

²⁷ 同上注，頁20。

²⁸ 同上注，頁35。

滌園即洄上養壽園，乃袁世凱於宣統初年開缺回籍養病時所築。²⁹袁世凱當時自號「洄上漁翁」，一邊作隱居之狀，與詩友時有唱酬，一邊密切關注國內外局勢，以圖東山再起。袁氏當時有〈自題漁舟寫真〉詩，以磐石自居，自詡胸中韜略，對於以載灃為首的皇族內閣頗為不滿。³⁰對父親這種蓄勢待發的處境，克權自然清楚。其詩「鰲竿」一語，典出《列子·湯問》中龍伯國巨人釣鰲，顯示其父之垂釣實近乎姜太公，乃以天下為念，非為歸隱也。不過，末句「煙波何處宿漁翁」，與其說僅為懷念那段往事，毋寧說更翻新一層，希望時任總統、欲登龍位的父親知所進退罷。難怪後來陳方恪為其《百衲詩存》題辭，稱許云：「少室鳴珂正盛年，臨風揮灑筆如椽。東京文物誇流品，幾見魚山諷諫篇？」³¹《三國志》記載曹植登魚山營造墓地，³²魚山此處乃曹植代稱。當時克文因才華出眾又受兄長打壓，被比喻為曹植。觀曹植現存作品罕見勸諫其父者，反不如克文。陳方恪此詩轉而比喻為克權，自無不可。

1915年12月11日，袁世凱宣布次年改元洪憲，準備即皇帝位。前此，克文因作詩勸諫賈禍，遭父軟禁。克權個性較其次兄內斂，故對其父稱帝之舉不無贊同。其《偶權館詩集》中不少作品皆作於洪憲元年(1916)，第一首即為長篇五言排律〈洪憲元年春節侍宴居仁堂席次謹賦此紀盛〉，如開篇云：

聖主開鴻業，皇圖御上陽。九重傳鳳詔，四海戴天章。

稱其父「聖主」，與前引〈圓明園行〉之用語可以參照。對於其父的容貌，此詩也作了罕有的正面描繪：

麗日朝金闕，紅雲捧玉皇。近瞻天子色，遠拂御爐香。
殿下貌環冷，牀前雉尾長。臣懷常業業，帝貌自堂堂。

雖然仍屬泛泛之語，然以輝煌的景象映襯烘托，自能呈現出高華瑰麗之氣。全詩末了曲終奏雅：

虎旅安荒表，魚符握治綱。堯階懽進頌，聖壽祝無疆。³³

不但頌聖，且以國泰民安為念。袁氏諸子現存關於洪憲帝制活動的詩作，目前僅知此首而已，彌足珍貴。

²⁹ 參袁克文：〈洄上私乘·養壽園志〉，載袁克文：《辛丙秘苑》（上海：上海書店，2000年），頁40-43。

³⁰ 同前注。

³¹ 載《袁克權詩集》，頁118。

³² 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卷十九〈魏志·陳思王植傳〉，頁576。

³³ 《袁克權詩集》，頁55-56。

然而1915年12月25日，蔡鍔、唐繼堯等人聯名通電全國，聲討帝制，宣布雲南獨立。同時，革命黨人及日方也趁機開始反對活動。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迫於形勢，只得宣布取消帝制，至6月6日羞憤而死。袁克權《苦廬詩集》即是此年居喪期間所作。³⁴卷首〈哀詩四首〉，乃悲悼其父之作，如其二云：

玄龍昇日黯江關，禹域蒼生共涕漣。不惜百身迴去馭，敢忘遺訓動慈顏。
風驚藕樹疑昏夢，露冷仁堂負早班。欲問真靈還灑淚，荒荒誰復濟時艱。³⁵

稱其父為「玄龍」，固仍有帝王之思。所謂「時艱」，雖為常用詞語，然亦與其父早前所下〈撤銷帝制令〉相呼應：「蓋在主張帝制者，本圖鞏固國基，然愛國非其道，轉足以害國；其反對帝制者，亦為發抒政見，然斷不至矯枉過正，危及國家。務各激發天良，捐除意見，同心協力，共濟時艱。」³⁶且如〈哀詩四首〉其四云：「自從八駿超塵後，滄海何人解倒流。」³⁷同樣表達其父去世、奈天下何的愁思。其後，克權隨兄弟將父親棺木護送至洹上安葬。期間有〈奉安日廬中感作三首〉、〈中秋日展墓即事〉、〈喪百日作〉等。值得注意的是，克權此年還作了〈項王〉一詩：

龍蛇澤起楚川迴，父老今傳戲馬臺。垓下重瞳歌未竟，關中三傑幟先開。
空留姓字垂雲漢，莫向江東數霸才。弟子八千難正首，虞姬駿駉祇塵埃。³⁸

戲馬臺相傳為項羽滅秦、定都彭城後所構，當時克權在洹上，自不可能親臨此地。蓋袁世凱原籍河南項城，人稱袁項城；而此地乃周初項子國故地，亦項氏所發源。因此，將袁世凱與項羽相提並論，亦當時所常見。克權至故里送喪，想起亡父功業未竟，一如項羽，故作〈項王〉一詩，言在此而意在彼也。可以比對的是，其兄克文後來也運用項羽典故。1925年孫中山去世，克文輓聯有云：「史遷作霸王本紀，不教成敗論英雄。」³⁹司馬遷《史記》本紀以敘帝王，項羽並非帝王，特意插入一篇〈項羽本紀〉，是要強調項羽的正統性。在克文看來，北伐前夕，北洋政府的法統岌岌可危，故特地在輓孫聯中將項羽比喻作其先父，宣示袁項城在民國的正統性。縱然袁世凱剛去世時，北洋仍為中國之合法政府，然克權此際已對其父日後的歷史定位有

³⁴ 苦廬即親喪時所居之室。徐陵〈在北齊與宗室書〉：「固以形如槁木，心若死灰，匍匐苦廬，纔有魂氣。」見徐陵（撰）、許逸民（校箋）：《徐陵集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頁506。

³⁵ 《袁克權詩集》，頁69。

³⁶ 《政府公報》（臺北：文海出版社據北京政事堂印鑄局本影印，1971年），1916年3月23日第77號，第47冊，頁797。

³⁷ 《袁克權詩集》，頁69。

³⁸ 同上注，頁76。

³⁹ 鄭鑒樞（編著）：《楹聯文學概論》（深圳：海天出版社，1993年增訂本），頁534。

所憂心。喪事完畢後，克權隱居天津。關於其父的文字，仍偶然出現於詩中，如收錄1916至1918年間作品的《百衲詩存》裡，有一首〈紀夢〉：

閭闔重門一望通，清朝按馬故關雄。是非幸有金滕在，殺肅全消畫戟中。
多向細君和淚說，不堪大纛映人紅。醒來翻覺離魂遠，了了三更釀雪風。⁴⁰

在克權夢中，亡父重見妻妾子女，不禁淚下。而在克權看來，其父實行帝制，並非「竊國」，而是出自一片公心，故以周公〈金滕〉之事為比。

許栩指出：「作為『末世王子』，克權對其父的感情想來是極複雜的。但作為生者對亡人的追念，詩中湧出的那種人事全非的巨痛又是極誠摯動人的。」⁴¹整體而言，克權關於其父的詩作無論是出於敬畏抑或避禍心態，都極少採取直露的筆觸，而是運用了一系列的隱喻符碼，如國手、聖王、拿破崙、漁翁、玄龍、項王等。除了〈洪憲元年春節侍宴居仁堂席次謹賦此紀盛〉因應制之故而有直白描寫，其餘諸作皆以憂傷隱微之情調居多。其父亡故後固然無論，即當其在生之日，克權之作亦復如是。究其原因，蓋克權如其次兄克文一般，對帝制之事有所保留，心存憂患意識，故不得不透過詩歌對其父曲諫；然其性格又遠較克文為內斂，發而成詩，自然愈加深沈矣。

與兄弟之酬唱

袁世凱有十七子十五女，對於他們的教育從來不惜物力。故此，諸子的文化水平頗高。長子克定學識廣博，精通德文、英文、拉丁文，善書畫。次子克文於詩詞書畫、古董藏書無一不精。他如六子克桓、四子克端、十三子克相等皆工於書法。由於諸子幼年皆接受過傳統教育，故多能詩，惜現存無幾。然據克權詩集所見，他與兄弟間不時有詩歌唱酬之舉，往來最多者為克文（十三首），其次為克端（十首）、克定（四首）、克齊（一首），另有致諸兄弟詩四首。廉泉（1868–1931）跋東京都立中央圖書館所藏《弄潮館詩集》，謂克權「與二兄克文，皆負詩名」。⁴²詩壇前輩而作此語，可見克權詩藝之高。故王揖唐亦云：「讀其所為《百衲詩存》，益覺寒雲難為兄矣。」⁴³因克權與克文齊名，故二人酬唱之作亦多。其父在日，舉家居住中南海，故酬唱之詩多以宴飲為背景，如〈和抱存二兄靜心齋宴集韻〉有云：

堂上羅賓客，莞爾談詩書。肆筵設酒肴，阿閣交綺疏。言笑生風雲，軒昂各自殊。尺燭耀光輝，盤桓興不孤。主客雖云飽，珍食尚充廚。舉世聘駿足，

⁴⁰ 《袁克權詩集》，頁124。

⁴¹ 許栩：〈超脫隱逸的袁克權〉，頁466。

⁴² 載《袁克權詩集》，頁257。

⁴³ 王揖唐：《今傳世樓詩話》，頁271。

富貴接履趨。我輩得寸壑，盡意且踟躕。君子各言長，寂寞獨耻予。賓客聲熙熙，手足樂于予。書畫絕人間，上溯千載餘。⁴⁴

靜心齋為皇子書齋，原名鏡清齋，在北海北岸，始建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袁世凱時以此處作為外交部宴請賓客之地，同時設有男館，教育子弟。克權這首五言排律，將克文在靜心齋舉行的這次聚會描寫得富麗而清雅，如「言笑生風雲」等句，尤可見克文顧盼生姿的名士派頭。相對而言，克權性格沈靜，故值此盛筵卻有「寂寞獨耻予」之語；但他心中卻是愉悅的，「手足樂于予」一句可見他對次兄的敬愛。對於次兄的才藝又有這樣的描繪：「連珠調轉千峰月，片玉詞驚一世才。」⁴⁵克文自幼受父親薰陶，熱愛戲曲，於京劇、崑曲皆是著名票友。克權此處對次兄歌藝則稱連珠，詩藝則稱片玉，推崇可謂無以復加。此外寫次兄修禊事，有「五夜傳更催綺宴，百花低首拜詩王」之句，⁴⁶尤能捕捉克文的意興風神。

這個時期，克權與四兄克端也頗有唱和。克權與克文相差八歲，兼以克文名士不羈，故克權與克文唱酬的作品在堂皇縵麗的風格背後不免存有一絲敬畏之情。相比之下，他與克端二人年紀相近，頗稱知己。發為詩歌，雖同樣有以宴遊為主題者，但篇幅則未必鋪張揚厲，情調也以恬靜幽美為主，如〈再集靜心齋呈誠齋四兄兼示南田〉云：

花烟依座掩青螺，淑景芝房幾度過。獨寫幽詩挑燭淚，漫將遙恨付滄波。
星輝碧萼吟同幄，月滿金樽醉薄羅。悵立停驂愁未去，不堪暮雨捲新荷。⁴⁷

身為貴公子的克權，骨子裡卻生就一縷詩人的惆悵。所謂「漫將遙恨付滄波」，似乎是自憐英國輟學，理想失落；「淑景芝房幾度過」句，嗟嘆年華流逝；至於「不堪暮雨捲新荷」，則是以新荷自比，稟性高潔，在衰老的中華大地卻無法茁壯成長。對於諸弟，克權此時的詩中呈露出憐愛之情，如〈新秋夜同諸弟北海泛舟〉云：

霧裏瓊華桂棹停，中宵無語看流螢。不妨今夜莫歸去，夢逐湖波下柳汀。⁴⁸

袁家管束甚嚴，難得泛舟北海，無拘無束，自然樂而忘返。此時夜深霧重，按理應該回家休息了，而克權卻突發奇想，建議不如就看著流螢入夢，任由小舟載著大家隨湖波蕩漾，無所底止。因此，字裡行間表現的不是兄長的噓寒問暖，而是對諸弟的溺愛。形諸詩句，卻倒有一種天然的童趣了。

⁴⁴ 《袁克權詩集》，頁18。

⁴⁵ 同上注，頁50。

⁴⁶ 同上注，頁62。

⁴⁷ 同上注，頁45。

⁴⁸ 同上注，頁49。

1916年袁世凱去世，對於整個袁家無疑是極大的打擊。面對如此變故，克權第一反應也是考慮到兄弟們的前景。〈哀詩四首〉其一云：「自有蕪田歸尚得，好偕昆季住臨洹。」⁴⁹期待將亡父下葬故里後，眾兄弟就地而居。此言不由令人想起《紅樓夢》中秦可卿臨死向鳳姐託夢之語。⁵⁰克權前此詩作，往往有一種憂患之感，及此而觀之，其年齡雖少，心態卻可謂冷靜清醒。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沒有哀感之情。同年克權致詩克端，題為〈偶憶春暮隨誠齋四兄瀛臺折牡丹數十頭歸，以供諸案上，花未謝而老親棄養，今日思之猶昨日事，感而為短詩一首〉。詩曰：

金縷歌徵金縷衣，遊車簇錦映宸暉。天香雅士瓶間歇，粉色臨芳殿裏稀。
彩棟干霄容未改，瓊花倚笑事全非。中年哀樂輕彈指，不信桑田有故扉。⁵¹

折枝雖值花開，但折後依然一場空。以牡丹之未謝映襯父親之驟逝，令人感慨低回。當時克權年僅十八，卻有「中年哀樂」之語，可見這場滄海桑田的家變對他的影響。磨難令人成長，其誰曰不然！而如此變故後，克權首先致詩克端，亦可由此窺見二人的關係。

另一方面，喪父後與克權唱酬更多的兄弟，仍是克文。如克權〈寄寒雲二兄梁溪二首〉，乃是於克文南遊時寄贈，有句云：

已逝不堪重過問，京華長向淚沾襟。(其一)
寂寞兔園賓客散，蕭條鳳閣螻蛄喧。(其二)⁵²

「兔園」乃西漢梁孝王招延賓客之處，而「螻蛄」則典出《楚辭·招隱士》：「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螻蛄鳴兮啾啾。」⁵³追撫今昔，真有不堪回首之痛。又如〈獲寒雲二兄書，悲喜交雜，作詩答之〉，有句云：

江海為家浮綠鷁，病窮在處泣麻衣。(其一)
醉擁奇書眠到曉，疏疏木影壓壺壘。(其二)⁵⁴

克文瀟灑、貧病、嗜書、好酒的情態，於焉躍然紙上。若說克權對克文才學情操的描摹是投射了自己的理想，那麼對克文窮愁潦倒的刻劃，無疑寄寓了自傷自憐之意。當然，相關詩作亦有情調相對明朗者，如〈題雲合樓藏宋本魚玄機詩集〉、〈讀抱

⁴⁹ 同上注，頁69。

⁵⁰ 秦可卿說：「便敗落下來，子孫回家讀書務農，也有個退步，祭祀又可永繼。若目今以為榮華不絕，不思後日，終非長策。」見曹雪芹、高鶚(原著)，馮其庸等(校注)：《紅樓夢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4年)，頁200。

⁵¹ 《袁克權詩集》，頁75。

⁵² 同上注，頁89。

⁵³ 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233。

⁵⁴ 《袁克權詩集》，頁111。

存二兄寶藏宋槧諸冊及烟客手鈔經本》等，⁵⁵兩兄弟只有將精神消磨在善本古書中，才能勉強解憂。其後克文去世，克權作〈哭仲兄二十六韻〉，有「陟岡抑胡望，摧心重常棣。倘結來世因，淚和清醪誓」之句，⁵⁶筆底哀痛之流露不同過往，由此亦可見手足之情深矣。

袁氏家族皆以克定負有連累父親、並導致父親猝逝的責任，故袁世凱去世後，多不與他往來。克定年長克權二十歲，袁世凱在日，克權尚為少年，而年過三旬的克定終日為權勢而營役，二人相處時日不多。然父喪後，克權卻先後四度致詩克定。如〈壽大兄十韻〉雖為辭藻華麗的五言排律，而末聯「風雷迴叱吒，感發缺壺歌」則自憐憐人地表達了白首無成的悲感。⁵⁷〈奉寄雲台長兄十韻〉、〈新春奉寄長兄洹上〉二首，對於克定隱居故鄉表達了欣羨之情。⁵⁸比較特殊的〈感事詩呈雲台長兄〉，則解釋因為兵燹攪擾，無法歸隱故鄉追隨長兄的情況。⁵⁹可見克權仍然心存「長兄為父」的觀念，四首詩作也體現出他修補家族裂痕的嘗試。

復次，值得注意的還有這個時期袁克權寫給諸兄弟之作，有〈五月養壽園消暑，遺諸兄弟〉及〈四月十四日偕諸季再至翠微山麓，憩於歸來菴之東舍下，為詩紀之〉二首。⁶⁰此時袁氏早已分家，兄弟聚首不易。而這兩首詩依舊輕鬆活潑，與他跟克文、克端唱酬之作的哀感情調截然不同。可見克文對諸弟愛護有加，不願重提父喪家變，導致不快。1920年，克權九弟克久、十弟克堅、十一弟克安、十二弟克度以及克定之子家融赴美國留學。⁶¹克權作〈吳淞送別諸弟姪東去合眾國〉，有句云：

逡巡異俗節，眾子從洗洗。容華愧消歇，英萼標諸荀。黃鵠志高騫，砒砒蘊瑰珍。斯願長足遂，瞢盼驅氛塵。⁶²

克權當年輟學英倫，如今自愧年齡老大之餘，也對諸弟姪寄以厚望，希望他們學業有成，重振家風。

發自家之感嘆

張永久說：「袁世凱病逝後，袁克權的家國夢也斷了。末世王孫的出路在哪？不到二十歲的袁克權陷入深深的困頓，欲振作不能，沉淪又不甘，唯一的選擇只有陶淵

⁵⁵ 同上注，頁121-22。

⁵⁶ 袁百衲：〈哭仲兄二十六韻〉，《北洋畫報》第14卷第675期（1931年9月10日），第3版。

⁵⁷ 《袁克權詩集》，頁234。

⁵⁸ 同上注，頁142、163。

⁵⁹ 同上注，頁157。

⁶⁰ 同上注，頁176-77、215。

⁶¹ 張永久：《袁世凱家族》（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頁305。

⁶² 《袁克權詩集》，頁249。

明式的逃匿隱逸。」⁶³所言誠然。而克權詩集的寫作年代恰好跨越父喪，因此頗能反映其心態及生活之變化。

克權詩集中最早的作品，寫於自英輟學返國之初。當時其父就任大總統已屆三年，聲勢喧赫，一時無兩，袁氏家族處於極盛之時。然而，克權作為理想青年，當然希望能憑真才實學來建功立業，如此時所作〈冬夜與友人坐話〉有云：

殘燈息火對寒更，謾謾長松夜自鳴。雲散月明孤鶴唳，山深雪阻老龍驚。
胸中奇氣涵雙劍，眼底胡兒合五兵。天遣斯才終有用，會將弧矢射長鯨。⁶⁴

雖保持著深秀之風，卻也慷慨激昂，氣概非凡。克權詩中的愁緒，與留學英國的經歷關係很大。王碧蓉撰寫《百年袁家》時，與齊頓漢姆校方聯繫，取得克權、克桓、克齊三兄弟與英國同學觀看足球賽的照片一張。王氏寫道：「他們臉上表情似乎有點憂鬱，也許是第一次遠離家鄉、遠離袁氏大家庭來到完全陌生的環境和國度。」⁶⁵如此猜測可以得到克權詩作的印證，其〈懷英國校長夫婦〉云：

離離青草送王孫，悵望天涯欲斷魂。落日鼓鼙驚馬帳，殘冬風雪老程門。
豈惟曠世希隆德，況復臨歧有贈言。記得荒村深夜否，幾番剪燭話黃昏。⁶⁶

該校 1899 年至 1919 年由瓦特菲牧師 (Rev. Reginald Waterfield, 1867–1967) 擔任校長。王碧蓉寫道：克權兄弟「僅僅在該校待了短暫的一年零三個月，還不能自如地運用英語與人交流，所幸的是他們與校長住在一起，也有人專門給他們輔導英語，因為三兄弟相互為伴，也不至於孤獨寂寞，雖然他們沒有取得學校的正式文憑，但也達到了遊歷見世面的目的」。⁶⁷而克權詩作顯示，他們似乎已可以與校長從容對答，並「剪燭話黃昏」；臨別英倫時，校長更有贈言，令克權記憶深刻。不過，克權對於英國之行，顯然不滿足於見世面的層次。如〈憶舊遊二首〉其一云：「馬上年年回首望，天南天北一歸心。」⁶⁸甚至將重回華夏故國與重回英倫母校的兩種歸心，等同起來。對於在靜心齋繼續學業，克權是不甘心的，〈長征行〉云：

人生當作安期生，何事促促閨房裏。君不見司馬子長窺九疑，又不見右軍滄海求樂死。⁶⁹

⁶³ 張永久：《袁家有故事：袁世凱後裔記憶拼圖》（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頁232。

⁶⁴ 《袁克權詩集》，頁14。

⁶⁵ 王碧蓉：《百年袁家：袁世凱及楊氏夫人後裔百年家族史》（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68。

⁶⁶ 《袁克權詩集》，頁9。

⁶⁷ 王碧蓉：《百年袁家》，頁67–69。

⁶⁸ 《袁克權詩集》，頁13。

⁶⁹ 同上注，頁11。

期待如安期生、司馬遷等前賢一般行萬里路，勝似閉門讀萬卷書。〈歡喜莊冬夜偶成一律〉云：「終軍早晚請纓就，莫說淒涼不忍看。」⁷⁰「淒涼」二字點出輟學回國後的心境，殆非浪得虛言。

然而，隨著帝制運動日趨熾烈，克權詩中這類自勵的情感卻逐漸消失，只剩下憂鬱悵惘。這在作於洪憲元年的《偶權館詩集》中有明顯的反映，如〈哀樂〉云：「鷓鴣子夜忘啼後，獨撥雕桐弄怨聲。」⁷¹與前文所論此年第一首侍宴居仁堂的五言排律，情調迥異。復如〈偶憶〉云：

小樓一夜坐聞箏，凌亂殘星到曉明。不是殊方歌舞日，天魔掌上月輪擎。⁷²

一輪皎月本是絕佳的詩料，在這裡卻成為殊方亂舞天魔的手中之物，令全詩產生詭異之感。蓋當時美國學者古德諾 (Frank Johnson Goodnow, 1859–1939) 擔任北洋政府憲法顧問，1915年在 *Peking Daily News* (北京每日新聞) 發表〈共和與君主論〉一文，成為實施帝制的理論依據。此時袁世凱又向五國銀行團襄借巨款，以為稱帝之資。故克權詩中的殊方天魔，殆就此諸事而發乎！又如〈惜陰室前桃樹〉云：

萬方多難日，一簇尚含萸。灼灼迷人眼，飄飄送馬蹄。乍看香雪舞，迴望赤霞低。莫逐楊花落，臨風踏作泥。⁷³

堂堂一個洪憲元年，卻被稱為「萬方多難日」，自非無病呻吟之語。克權此處以美麗的桃花自比，且將那些躁進之徒斥為顛狂柳絮。他擔心的是一朝春盡，無論桃花、楊花皆零落泥壤，玉石俱焚。當時克權年僅十七，對於帝制運動的前景卻較父兄看得更清楚。縱然如此，克權終其一生卻解不開袁氏家族的魔咒。父喪以後，他對接掌國柄者並不滿意，如〈堂廟〉云：「九官徵象要方鎮，七聖迷途失幄籌。」⁷⁴對於軍閥混戰、當局失措的情況頗有微詞。他背負著袁氏家族的十字架，在如此環境中也再難振起。其〈二十自壽詩〉云：

幾看蕭鬢過蕭辰，六角五張豈宿因。帝許浮生嬉禁籞，天開奇局傲斯人。
斗才已分垂垂盡，尺蠖無緣故故伸。差喜簪纓拋得淨，滄浪還我自由身。⁷⁵

能在皇家苑囿 (禁籞) 起居嬉遊，卻又命途多舛，克權以為是上天有意在考驗自己。其次兄克文被譽作曹植，天下所餘才學，自己還能分得多少，克權謙稱已垂垂而

⁷⁰ 同上注，頁4。

⁷¹ 同上注，頁60。

⁷² 同上注。

⁷³ 同上注，頁60–61。

⁷⁴ 同上注，頁173。

⁷⁵ 同上注，頁154–55。

盡。《周易·繫辭下》：「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尺蠖是尺蛾的幼蟲，屈伸而行。克權自稱沉淪歸隱，毫無尺蠖那般以退為進的想法和策略；反倒是經過家變後，已把名利拋得乾淨，一心只願歸隱終老。然而他此後所作〈墨線〉，仍有「頽唐顧我無生氣，日傍新墳泣墨線」之語，⁷⁶足見父喪對其影響之巨。至於〈述志〉篇則云：

飢霜草木盡銜冤，列戶夔魑足褫魂。難得餘生親鑿落，誓無半鎰付兒孫。
 嫋嫋弱步來佳冶，磴磴重山抱曠暄。壯骨銷鎔撐不起，敢將文字大吾門。⁷⁷

在這群魔亂舞之世，只能過著與酒杯（鑿落）相親、以賣文為生的清貧生活，在詩作中刻劃嫋嫋弱步的美人、曠暄照人的暖日。許栩以為：「克權目睹民國初年的時世變遷，寫了不少傷時懷舊的詩。從這些詩中，我看到的是一個普通文人的敏感心靈記下的時代側影。」⁷⁸然而，他特殊的背景卻又無法使他在父親身後的世界一展所長，只好青年歸隱。袁克文〈自述〉云：「今文始三十，正有為之年，而天下囂攘，群以利征，寧甘亡恥，屈躬以求辱溷。此暫侶於煙霞，苟活於刀筆，豈得已哉！豈得已哉！」⁷⁹將這番話放在克權身上，亦庶幾爾。

據克權孫女袁忻所言，其祖父回國後不久便在袁世凱的安排下與端方之女陶雍成婚，時間大約是1914年。⁸⁰婚事在克權詩中雖無提及，但其六部詩集中第一部即為《百衲詩集》，可相印證。此集有〈題宋本百衲史記〉一首：

鄴侯架上認殘灰，夜月珠光照洛臺。耿耿寒燈人似醉，興亡夢裏任徘徊。

夾注云：「舊為陶齋丈藏，幾焚於火，今歸余有。」⁸¹如前所言，這部百衲本《史記》為陶雍陪嫁之物，克權自此以百衲齋主人為別號。末句「興亡夢」，不僅指《史記》中三代秦漢之夢，也是清朝滅亡乃至袁氏當國之夢。此外，張永久謂克權有許多標明為〈無題〉的愛情詩，都是獻給陶雍的。「那些小詩甜蜜溫馨，清新飄逸，不像後來的詩作那麼悲苦」。⁸²實際上，克權在父喪以前的詩集中，幾乎全無〈無題〉之作。而其第一首〈無題〉，乃出自居喪之際的《苦廬詩集》：

馬櫻花發遍南邦，神女鳴環涉鄴江。去國名流詩有敵，翔雲燕子翼成雙。
 妝臨玉鏡添眉黛，夢入冰魂酌酒缸。久病深秋疏懶甚，隔簾斜卧聽飛淙。⁸³

⁷⁶ 同上注，頁181。

⁷⁷ 同上注，頁195。

⁷⁸ 許栩：〈超脫隱逸的袁克權〉，頁466。

⁷⁹ 袁克文：《辛丙秘苑》，頁40。

⁸⁰ 張永久：《袁家有故事》，頁229。

⁸¹ 《袁克權詩集》，頁26。

⁸² 張永久：《袁家有故事》，頁230。

⁸³ 《袁克權詩集》，頁77。

「神女鳴環」用洛神典故，似乎比喻為陶雍，而又有以曹植自擬之意。筆者雖贊同這類〈無題〉詩皆為贈與陶雍之作，但詩中的「甜蜜溫馨，清新飄逸」，與其說來自新婚燕爾的幸福生活，毋寧說透發了遭遇巨變後夫婦相互扶持的慰藉之情。誠如袁忻所說，陶雍父親端方於辛亥之際在署理四川總督任上遭慘殺後，「家庭中的氣氛一片淒涼惶恐，幸好夫家接納了她，丈夫袁克權是謙謙君子，又有才學，最重要的是待她好，一生中就沒有紅過臉。而且，在那個富戶人家普遍納妾的時代裡，袁克權一生沒有娶如夫人。他們相親相愛，生育有四男四女」。⁸⁴除了「無題」式的愛情詩外，克權詩標題中亦有出現「內子」字樣者，更體現出相濡以沫的親情，如〈與內子偶談舊事，各生感念，終夜不寐。因就案書此一律，時月光正照窓上也〉：

他年得任閒身去，應寄扁舟結伴行。⁸⁵

此詩作於父喪之前，然兩人已有歸隱之思。又如〈寄內〉：

黔婁嫁事違君去，元亮心懷惜酒慳。⁸⁶

賢妻下嫁後與自己共守貧困，克權於心未忍。且自言身為隱居遺民，即便想如陶潛般借酒澆愁，卻連酒錢也花費不起。復如〈雪夜坐吟示內〉其一：

燈施爐蹲雪似篩，一方韜碧古琉璃。嵯州進罷千年液，好及鈞天夜酌時。⁸⁷

王嘉《拾遺記》卷三云：「又進洞淵紅醪，嵯州甜雪。」齊治平注：「《御覽》十二有『嵯州甜雪。嵯州去玉門三十萬里，地多寒雪，霜露著木石之上，皆融而甘，可以為菓也』等句，疑是此節佚文。」⁸⁸克權將漫天大雪想像成天庭為了夜酌而釀酒的原料，造意奇特。雖云畫餅充飢，卻也體現出貧賤夫妻特有的情趣。此外，克權夫妻間亦有詩歌唱和，如克權作〈丁香〉一首，有「病眼逢春猶自得，花枝醉折雜觥籌」之句；⁸⁹陶雍和詩則云「東風掃卻閒花草，拚與鈞天護此株」，⁹⁰惜花之心，甚於乃夫。

張伯駒詩作中的家族書寫

張伯駒是袁世凱的表姪，與克文、克權交往密切，精於倚聲之學。故其窮一生精力填詞，甚至不少七言絕句皆冠上〈小秦王〉詞牌，可見對詞體鍾愛之深。詩體作品則

⁸⁴ 張永久：《袁家有故事》，頁232-33。

⁸⁵ 《袁克權詩集》，頁65。

⁸⁶ 同上注，頁134。

⁸⁷ 同上注，頁231。

⁸⁸ 王嘉（撰）、蕭綺（錄）、齊治平（校注）：《拾遺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65-66。
⁸⁹ 《袁克權詩集》，頁139。

⁹⁰ 袁陶雍：〈丁香和百衲〉，《婦女雜誌》第5卷第9期（1919年），「文苑」，頁4。

僅有《紅氍紀夢詩注》及《續洪憲紀事詩補注》，皆是七十年代擔任北京文史館員時所作，寫作動機當為保存史料，但也不無紀錄自身生命軌跡的念想。採用紀事詩體裁，便非純然以香草美人的婉約方式隱微呈現內心感觸，而是更明確地對人與事進行評述與抒情。進而言之，紀事詩詩作部分一般僅七絕二十八字，偏重抒情，能令讀者既直接感知作者思想，又獲得審美愉悅。然因採用文學性之象徵語言，讀者未必望而知義。注 / 傳文部分往往篇幅較長，文字以闡釋或徵引性質為主，能翔實彰示詩作內涵，然又恐失之瑣細冗長。詩作與注文，兩兩相待，方能發揮最大的作用。張伯駒縱然對袁世凱不無微詞，但在感情上本與革命黨比較疏遠，是故觀覽劉書，自然會感到不足。尤其是劉成禺「寫袁世凱家事，多以戲筆，這個帝室充滿着各種爭鬥不合，詩人拈出其喜劇的因素，讓人看到這個『皇室家庭』的種種醜態」。⁹¹張伯駒也算袁家成員，袁世凱諸子與他多有往來。因此，他不可能如劉成禺一般，將袁家成員簡單地面譜化，塑造成可笑的丑角，而是透過詩、注將他們還原成活生生的人，甚至在褒貶袁世凱之餘，對這群落難王孫寄予同情與共鳴之心。觀張伯駒《補注》百餘首，有一半牽涉袁氏家族，大約袁世凱、袁克文及其他諸子各有十餘首。本節將依次分三日，探討張伯駒如何透過紀事詩體裁來描構袁氏家族成員。

對袁世凱的描構

袁世凱久歷官場，道貌岸然，意態威嚴，這在與他接觸過的不少人印象中皆如此。如民國初年，閻錫山、張作霖去北京晉見袁世凱，皆頗為惶恐。⁹²閻、張等人的所作所為，未必沒有消解堤防以避禍之意，但袁世凱「不怒自威」的形象卻是眾所周知的。類似的情況，在張伯駒的筆下也有記載，如紀事詩其十九：

拜賀春元紀歲華，皇恩始感浩無涯。褒嘉數語消英氣，賜物先人已到家。

注云：

洪憲前歲元旦，先父命余去給項城拜年。項城在居仁堂，立案前，余行跪拜禮。……項城曰：「你到府裏當差好吧？」余對：「正在模範團上學。」……余辭退回家，甫入門，所賜之禮物已先到，為金絲猴皮褥兩副，狐皮、紫羔皮衣各一襲，書籍四部，食物等四包。時余正少年，向不服人，經此一事，英氣全消，不覺受牢籠矣。⁹³

⁹¹ 邱睿：〈南社劉成禺《洪憲紀事詩本事簿注》研究〉，頁115–16。

⁹² 翟品三、周士豪：〈袁世凱召見閻錫山〉，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山西省太原市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太原文史資料》第15輯（1991年9月），頁95；王曉華、張慶軍：《民國十大軍閥大結局》（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2004年），頁62。

⁹³ 張伯駒：《續洪憲紀事詩補注》，頁98–99。

所謂「模範」指陸軍模範團，乃袁世凱於1914年所設置。當時袁世凱麾下的北洋舊人如馮國璋、段祺瑞等也都成為頭面人物，對袁世凱的服從開始打折扣，於是袁世凱決定另起爐灶，成立模範團。兼任團長一段時間後，便把位置交給了袁克定。張伯駒在模範團上學，自然因為是袁家近戚之故。回觀此詩，注皆只寫到袁世凱的「褒嘉」，卻令「向不服人」的張伯駒「英氣全消」。與老謀深算的閻錫山、張作霖輩相比，張伯駒只是年僅十八的少年。袁氏震懾力之強，雖未著墨，卻盡在不言之中。

對於袁世凱的文才，張伯駒也有評論。紀事詩其九：

輜居指顧望銅臺，不數阿瞞橫槩才。猶記雄風傳詩句，一行獵馬急歸來。

注云：

世謂項城為武夫，不通翰墨，不盡然。項城能詩，大有阿瞞橫槩之概。罷軍機輜居彰德，園墅在洹水之北，漳水之南，當與銅雀臺相鄰。記其〈冬日即日〉詩有句云：「數點征鴻迷處所，一行獵馬急歸來。」氣象開闊。⁹⁴

後文又從袁世凱的詩句、匾額、聯語中各舉一二例，以見其才。詩作且扣住銅雀臺的掌故，將袁世凱與橫槩賦詩的曹操相比，譽為「雄風」。袁世凱敗後，其詩作往往也備受嘲弄調侃。連袁靜雪在六十年代撰寫〈我的父親袁世凱〉時，也礙於時局，稱其父之詩「確實做得不算好」。⁹⁵張伯駒同處此時，卻能以舊文壇耆宿的身分，對袁世凱文才作出遠較袁靜雪持平的議論，殊屬不易。

不過，對於袁世凱豪奢的生活，張伯駒也並不諱言，如紀事詩其二五：

夜夜羊車幸八宮，爭承歡寵亦勞躬。事煩縱是食非少，滋補還須賴鹿茸。⁹⁶

將袁世凱之食、色合寫一處。「食非少」一語雙關，不僅謂袁世凱食量驚人，也點出其妻妾子女眾多，需索無度。據說袁世凱喜歡能吃的人，認為能吃才能幹，因此也以身作則。袁靜雪說：「他愛吃藥，中藥是吃參茸等滋補之品。他常常一把一把地將人參、鹿茸放在嘴裡嚼著吃。西藥只吃蘇打片之類幫助消化的藥。此外，當時還僱用著兩個奶媽，他每天就吃這兩個奶媽所擠出的奶。就中醫的醫理說來，人參、鹿茸、人奶，都是熱性的補品，他卻成年累月地在吃，日子長了，是不會不影響他的健康的。」⁹⁷張伯駒寫此詩，或受袁靜雪之說影響。此外，紀事詩其二六則曰：

日日飈車去似飛，進呈鄉味到京畿。黑岡赤尾黃河鯉，那似淇泉巨鯽肥。

⁹⁴ 同上注，頁94-95

⁹⁵ 袁靜雪：〈我的父親袁世凱〉，頁411。

⁹⁶ 張伯駒：《續洪憲紀事詩補注》，頁102。

⁹⁷ 袁靜雪：〈我的父親袁世凱〉，頁431。

注云：

項城喜食魚。黃河鯉魚以開封北黑岡口赤尾者為佳，開封令每日進奉。又淇水之源有一泉，產巨鯽，身扁數寸，名淇鯽，肥美勝於黑岡口赤尾河鯉。衛輝縣令每日命人撈取，貯泉水於大木桶中，由火車運京，項城更喜食之。⁹⁸

相傳袁世凱自幼喜食河鯉，宣統時下野隱居洹上村，才發現淇鯽更為鮮美。至擔任總統後，每餐皆有淇鯽或河鯉。宋人筆記有仁宗夜中忍餓不食燒羊的記載，⁹⁹此舉雖或有「政治秀」的成份，然而「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一旦提出要求，必然擾民，乃至浪費公帑。相比之下，張伯駒「日日飈車去似飛」一語，點出袁世凱為了一己私慾而不惜民力的弊端。

袁世凱稱帝前夕，由袁克定、籌安會發動之各地請願團前來勸進，絡繹不絕，乃至有妓女請願團、乞丐請願團者。紀事詩其二零指出，這些根本不是真民意：

踉蹌列隊大街遊，請願聲高索報酬。向背人心何用問，真民意最愛袁頭。

注云：

洪憲前，各省請願代表列隊游行至新華門前，高呼萬歲，完畢，每人各贈路費百元，遠道者二百元。各代表請增費，至於狂罵，後各贈二百元，糾葛始寢。……項城像銀洋銀質更優，號「袁頭」錢，人爭要之，乃真民意也。¹⁰⁰

原來請願乃是有報酬的，酬金不足，遂至狂罵。是故張伯駒幽默地指出，袁世凱本人，遠不及以其肖像鑄造的銀洋，更受人民歡迎。換言之，民以食為天，民生問題不解決，民主、帝制之爭不過虛言而已。有關袁世凱的墓葬，紀事詩其五七曰：

惟剩岿岿土一丘，新林不見鬱松楸。豐碑鑿去書標語，大盜身為竊國侯。

注云：

項城逝後，葬其園墅東北方，築一高丘，周圍植松楸，號「袁林」。洹上村車站樹神道碑。後鑿去，書刻「竊國大盜」四字。¹⁰¹

⁹⁸ 張伯駒：《續洪憲紀事詩補注》，頁102。

⁹⁹ 按食燒羊事：「仁宗聖性仁恕，……仁民愛物，孜孜惟恐不及。一日晨興，語近臣曰：『昨夕因不寐而甚飢，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為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啟無窮之殺也？』時左右皆呼萬歲，至有感泣者。」見魏泰（撰）、李裕民（點校）：《東軒筆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31。

¹⁰⁰ 張伯駒：《續洪憲紀事詩補注》，頁104。

¹⁰¹ 同上注，頁114。

據記載，袁克定最初欲將其父墓葬稱為「袁陵」，但為大總統徐世昌反對，並建議稱為「袁公林」，簡稱「袁林」。¹⁰²1952年，毛澤東到此參觀，指示「留著做反面教材」。然據張伯駒之言，袁林縱使逃過「文革」劫難，其碑文還是遭紅衛兵改刻。袁氏身後之名，至此幾乎已成定論了。張伯駒在紀事詩其五二之注中亦云：「項城實袁安後。袁安至袁紹四世三公，出一袁術；自袁甲三至項城，亦皆位三公，而有洪憲之事，負卧雪家風矣。」¹⁰³袁安為東漢高士，寧臥雪凍餒而不欲干人，¹⁰⁴故張伯駒指責袁世凱忝為袁安之後。

對袁克文的描構

張伯駒與袁克文志趣相投，多有過從。傅月庵說：「袁氏諸子中與他交往最多，感情最好的還屬個性、嗜好都相近的袁克文，兩人年歲較近，相差僅八歲，分別生得一表人才，伯駒英挺，寒雲文秀；兩人都愛收藏古玩，張伯駒專搜書畫字帖，寒雲傾心金石古錢；兩人也都愛票戲，文武崑亂不擋，民國菊壇名角譚鑫培、余叔岩、俞振飛、荀慧生以下，無不與兩人交好。」¹⁰⁵且直指紀事詩對克文之敘述「多諛」。不過張伯駒之感慨實因與表兄克文交厚，而克文又反對帝制之故。關於克文賦詩曲諫乃父之事，眾所周知，張伯駒亦未有饒舌，只在紀事詩其四七另舉一事作為旁證：

抗節書生已可欽，陳王義更感人深。五元一命蘭亭本，早見瓊樓玉宇心。

注云：

吳則虞族人吳步蟾茂才，有《落水蘭亭帖》，後有鮮于學士諸跋，乃得自海源閣楊至堂家者。帖中尚夾有包慎伯、丁儉卿致楊至堂論《蘭亭》各一札。茂才阻帝制，上書忤項城，幾不測，乃挾此帖求援於王式通。王固重安吳書法，見札細閱，因留茂才飯。適寒雲至，王告以故。寒雲帖果留下，云：「我願送君到天津買船行。」茂才曰：「甚願。」寒雲挈之赴前門登車。時囊無寸銖，向僕從索得五元，買車票去。茂才曰：「《落水蘭亭》可易名曰『五元一命蘭亭』。」及歸，安吳書札屬式通，《蘭亭》則歸寒雲，果易題曰《五元一命蘭亭》。後此帖歸于右任，然「五元一命」四字，輒不可考，以質柳翼謀，柳亦不知其

¹⁰² 侯宜杰：《袁世凱傳（插圖本）》（北京：群眾出版社，2016年），頁443。

¹⁰³ 張伯駒：《續洪憲紀事詩補注》，頁112。

¹⁰⁴ 《後漢書·袁安傳》李賢注引晉周斐《汝南先賢傳》：「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身出案行，見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門，無有行路。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臥。問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餓，不宜干人。』」令以賢，舉孝廉。」見范曄（撰）、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四五，頁1518。

¹⁰⁵ 傅月庵：〈翩翩濁世兩公子〉，載傅月庵：《天上大風：生涯餓蠹魚筆記》（臺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頁124。

本事。江彤侯與茂才夤角交，曾記其事。後茂才為村塾師以老。段祺瑞執政時，有京兆尹某，延茂才入幕。茂才不願遠行，曰：「吾無第二《落水蘭亭》，也無第二寒雲公子；五元難得，一命難全，不再入京矣！」即此一事，足佩寒雲之落落，已早見「瓊樓玉宇」之心矣。¹⁰⁶

張伯駒認為，吳茂才在觸忤袁世凱後全身而還，端賴克文深明大義。而克文此舉，除了憐才，也因他自身本也反對父親稱帝。故吳茂才在婉拒段祺瑞邀請出山時說，世上已「無第二寒雲公子」，足見他引克文為知音。

張伯駒且指出，克文之師方地山亦非贊成帝制者：

北來曾未以臣名，驢背何須見太平。一瞬千年同是夢，安心高枕聽雞鳴。

注云：

方地山課寒雲及諸子，放浪不羈，洪憲時未居官。有輓項城聯云：「論瓊樓風雨之詩，南國亦知公有子；承便殿共和明問，北來未以我為臣。」又自書洪憲時代題室中窗簾詩云：「千年大睡渾閑事，何必陳搏見太平。利且不為何況善，安心高枕聽雞鳴。」想見其風概，亦非贊成帝制者。¹⁰⁷

方地山特意在輓袁世凱聯中提及克文的勸諫詩，又不在洪憲朝為官，與克文可謂同聲同氣。而兩師徒都有放浪不羈的個性，於是更加臭味相投了。袁世凱去世後，兩人在天津比鄰而居，雖窮愁而自得。方地山更將其女慶根許配給克文之子家嘏。兩家訂婚時僅交換了一枚稀有古錢，後來的婚禮儀式也非常簡樸。

克文弱冠即醉心版本目錄之學，師從藏書家李盛鐸，又致力於故籍蒐求。克文所藏宋元佳槧，多聚於其父稱帝活動甚囂塵上時，無論貴賤，咸以收之，以致各地書賈爭相趨售。¹⁰⁸故其藏書之豐，於民初頗為聞名。袁世凱去世後，克文失去經濟來源，其書遂逐漸散出。前文提及克權詩中，有以觀克文藏書為題者。張伯駒紀事詩亦有談及克文聚書事，其八四曰：

一廬百宋孰能儔，充棟何須汗九牛。記是觀書鈴小像，清癯玉骨不勝秋。

注云：

寒雲藏書，只收宋版精本，不以多為勝。余曾見寒雲藏宋版書影印本，後鈴一印，刻寒雲觀書小像，極雅肖。印為張瘦梅製，張本寒雲弟子。寒雲昔體

¹⁰⁶ 張伯駒：《續洪憲紀事詩補注》，頁111。

¹⁰⁷ 同上注，頁114。

¹⁰⁸ 張涵銳：〈北京琉璃廠書肆逸乘〉，載孫殿起（輯）：《琉璃廠小志》（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49。

削瘦，貌清癯，玉骨橫秋，若不勝衣。此正演《慘睹》之時。後體漸豐腴，登場則只演《群英會》中之蔣幹、《審頭》中之湯勤矣。¹⁰⁹

克文藏宋本之處先名「百宋書藏」，後改署「後百宋一廬」、「百宋書藏」。藏書甚富，非如張伯駒所言「只收宋版精本，不以多為勝」。實則伯駒所見克文藏宋版書影印本，殆不過一鱗半爪耳。然謂克文藏書印有刻以削瘦清癯之觀書小像者，則是也。關於克文的詩名與風流之名，張伯駒另有一詩紀錄，其八三曰：

季子藏書富一時，風流儒雅亦相知。海南紅豆多情種，不負陳王題畫詩。

注云：

浙人王季歡，曾為財政部僉事，喜藏書。婦為溫彝畧女，工詩能畫，寒雲為題詩。季歡輯寒雲題畫詩一卷，中有寒雲外室沈某一跋，鈐「海南紅豆多情種」一印。沈疑為粵人也。此書後入金濤花近樓。¹¹⁰

王季歡本名修(1894-?)，浙江長興人，善書能畫。嘗為克文輯題畫詩，又倩克文外室沈氏題跋，可見其對克文詩才之欣慕，亦可知二人之交誼。金濤(1894-1958)亦為著名文獻學家，其花近樓在長興，藏書達十萬餘卷。可惜此樓毀於1937年11月日軍戰火，《寒雲題畫詩》蓋亦隨而付之丙丁矣。

前文所論，已時有涉及袁克文之戲曲生涯。張伯駒正面述及該主題之詩作，卻往往非為戲曲本身而發，如其五九：

慷慨淋漓唱八陽，悲歌權當哭先皇。眼前多少忘恩事，說法惟應演刺湯。

注云：

項城逝世後，寒雲與紅豆館主溥侗時爨演昆曲。寒雲演《慘睹》(一名《八陽》)一劇，飾建文帝維肖。吳則虞兄曾至貴州某僻地，有小廟，祀建文及殉難諸臣像，與劇中像無二。旁有聯云：「祖以僧為帝，孫以帝為僧，彈指閱興亡，法席難追皇覺寺；君不死竟歸，臣不歸竟死，撫膺傷往昔，鐘聲錯認景陽宮。」寒雲演此劇，悲歌蒼涼，似作先皇之哭。……回看龍虎英雄，門下廝養，有多少忘恩負義之事，不啻現身說法矣。¹¹¹

溥侗為前朝王孫，與克文同病相憐，為了抒發胸中抑鬱，又皆曾出演《慘睹》。張伯駒又言：「或謂寒雲演昆曲飾建文帝，乃以假作真。」對此說甚為不屑。¹¹²然克文從

¹⁰⁹ 張伯駒：《續洪憲紀事詩補注》，頁125-26。

¹¹⁰ 同上注，頁125。

¹¹¹ 同上注，頁115。

¹¹² 同上注，頁112。

建文帝之角色上找到共鳴，自不待言。而所謂「門下廝養，有多少忘恩負義之事」，可參考袁家賓對於克定此時之憶述：「我祖父袁世凱去世後，袁克定在天津，曾以借款的方式，有意試探舊日北洋同寅袍澤，對他是否尚懷舊誼。他多次給陳光遠、楊以德、言敦源、蔡述堂等人親筆寫信借錢，數日以萬元計。對如數奉上者，他則稍過即還，有時將借款原票未動就歸還了。」¹¹³ 克文高潔，不似其兄般開口賒帳，但對於人情冷暖，感應極其真切，故飾演《審頭刺湯》中之湯勤，自亦有微言大義在焉。復如其九三：

琵琶聲歇鬱輪袍，酒意詩情興尚豪。門外雪花飛似掌，胭脂醉對快揮毫。

注云：

某歲冬，與寒雲及紅豆館主，共演劇於開明戲院。寒雲與王鳳卿演《審頭刺湯》，余及紅豆演《戰宛城》。余飾張綉，紅豆飾曹操，九陣風飾嬖娘，錢寶森、許德義飾典韋、許褚。夜已二時，戲尚未終，未至刺嬖，遂散場。寒雲興猶未盡，同至妓館夜飲。天大雪，時求寒雲書者多，妓為研墨伸紙，寒雲左持盞而右揮毫，書畢已四時許，余始冒雪歸。寒雲及余各有〈踏莎行〉詞紀此事。¹¹⁴

傅月庵說：「這一件快事，日後成了伯駒永難忘懷的記憶。」¹¹⁵ 所言甚是。檢克文〈踏莎行〉云：「如我昏沉，匪伊朝夕，寸心終古無人識。」¹¹⁶ 張詞則云：「夢迴珠幔漏初沉，夜寒定有人相憶。」¹¹⁷ 對於克文孤寂落拓的萬古之愁，張伯駒頗有慰藉之意。故此，張伯駒也逐漸與克文齊名起來，同列於四公子。

1931年3月22日，袁克文病逝天津，年僅四十二歲。張伯駒紀事詩其一零一日：

悲歌對酒各天涯，涕淚新亭日又斜。却恨故人成宿草，不曾沾上吊桃花。

注云：

寒雲歿於某歲正月。余去天津，至其家拜年，相見一面，回京不數日，寒雲即逝矣。余挽以聯云：「天涯落拓，故國荒涼，有酒且高歌，誰憐舊日王孫，新亭涕淚；芳草淒迷，斜陽黯淡，逢春復傷逝，忍對無邊風月，如此江山。」寒雲葬西沽，大方為書碣。西沽以桃花名。庚戌春，余與張牧石往訪西沽某

¹¹³ 袁家賓：〈我的大伯父袁克定〉（下），《縱橫》1995年第2期，頁60。

¹¹⁴ 張伯駒：《續洪憲紀事詩補注》，頁129。

¹¹⁵ 傅月庵：〈翩翩濁世兩公子〉，頁125。

¹¹⁶ 袁克文：〈洹上詞·踏莎行〉，載袁克文：《辛丙秘苑》，頁102。

¹¹⁷ 張伯駒：《叢碧詞定稿》，載《張伯駒集》，頁159。

詩人，問寒雲墓，欲往一吊，云寒雲墓已為其家人遷去，不知移葬何處，為之惘然。¹¹⁸

袁克文去世時，身無長物，以青幫大徒弟楊子祥為首的二百多人，按幫規為他披麻戴孝。天津軍政要員、富商巨賈、北洋袍澤、幫會人物接來相弔，許多舊日相識的煙花女子皆繫著白頭繩來哭奠守靈。¹¹⁹張伯駒的輓聯精確地狀述了克文生前的家世生活、風神意態，非意氣相投、過從甚密者不能為也。庚戌為1970年，距離克文故去已近四十載，張伯駒依然念念不忘參拜其墓，發現移墓後更感嘆故人化為宿草，其情誼可謂深長。

對袁氏兄弟的描構

克文以外，張伯駒紀事詩中對袁氏兄弟軼事的記載，又以克定、克權為多。對於克定鼓動乃父稱帝，張伯駒頗不以為然，然於紀事詩中每以調侃之筆出之，如其四三：

縱使龍興鼎革新，後來誰是繼承人。鄴臺只有陳思俊，惜少唐家李世民。

注云：

洪憲初，先父曾勸項城勿為，謂即使成功，難以為繼，試看後人誰為李世民耶？清室遜位，洪憲帝制，克定皆力主持；但與籌安會之流謀，皆文人徒事空言，無實力武功。迨直、皖諸將盡不用命，項城始感克定非李世民之才，然已晚矣。¹²⁰

藉其父勸諫袁世凱之辭，謂克定才能遠不及李世民，無法助父底定江山。又如其四三：

跪拜禮行最解頤，不知大事勢都移。東宮儲位何嘗定，却笑空言太子辭。¹²¹

謂克定儲位未定，卻已喜人叩拜，儼然以太子自居而不覺其非，故於洪憲事敗後發為此語，引得張鎮芳訕笑。¹²²再如克定假造《順天時報》之事，最早見於袁靜雪自述，張詩其四六亦曰：

¹¹⁸ 張伯駒：《續洪憲紀事詩補注》，頁132。

¹¹⁹ 王忠和：《袁克文傳》，頁231。

¹²⁰ 張伯駒：《續洪憲紀事詩補注》，頁109。

¹²¹ 同上注。

¹²² 袁克文曾謂張鎮芳對於洪憲帝制態度反覆，並斥曰：「張以至戚，且賴先公而致官祿，初寒士，今富翁矣，竟反覆若是，斯尚不若禽獸之有心也！」見袁克文：《辛丙秘苑》，頁20。

群言舉世已滔滔，假印刊章孰捉刀？袁氏家規懲大過，一場戲演打龍袍。

注云：

克定偽印《順天時報》，皆言日本如何贊成帝制。洪憲勢漸非，項城頗不怡。一日寒雲之妹以花生米進，包花生米之紙，則為真《順天時報》。項城見之，始知所閱之《順天時報》，皆克定偽印，盛怒，命對克定施夏楚。袁氏家規，子弟有過，尊長令旁人撻之；但他人對皇儲，何敢如此，只作比畫而已，亦如演一齣《打龍袍》戲也。¹²³

不無詼諧地道出克定假造報紙受罰，只是走一走過場而已，實則並未傷及皮肉。至於克定的私生活，紀事詩其十二的內容亦源自張鎮芳的憶述：

斷袖分桃事果真，後庭花唱隔江春。撒嬌慎勿高聲語，隔壁須防五大人。

注云：

克定有斷袖癖，左右侍僮，皆韶齡姣好。辛亥，先父在彰德總辦後路糧臺，居室與克定室隔壁。一日夜，有僮向克定撒嬌，克定曰：「勿高聲，隔壁五大人聽見不好。」蓋先父兄弟行五，項城諸子稱先父「五舅」，左右皆稱先父「五大人」也。但先父已聞之矣。¹²⁴

此亦洪憲中葺之言，不足為外人道也。袁克定之姪袁家賓回憶，彼從來不治生計，晚年被僕傭、親友數度騙去財產，只得遷到表弟張伯駒家中寄居，一切生活費用均由張伯駒承擔。¹²⁵對於克定此時的生活，紀事詩也有記載，如其九九：

池水昆明映碧虛，望洋空歎食無魚。粗茶淡飯儀如舊，只少宮詹注起居。

注云：

雲臺晚歲艱困，租居頤和園。一九三八年，余亦於頤和園租一房舍，時相往來。見其餐時，無魚肉肴蔬，以窩窩頭切片，佐以鹹菜，但仍正坐，胸戴餐巾。似此之生活，不堪夢皇儲時矣。¹²⁶

「窩窩頭切片，佐以鹹菜，但仍正坐，胸戴餐巾」之狀，前清睿親王嫡孫金寄水亦復如是。蓋貧寒而於生活一絲不苟，乃是對於尊嚴的一種宣示罷。其九五則曰：

¹²³ 張伯駒：《續洪憲紀事詩補注》，頁110。

¹²⁴ 同上注，頁96。

¹²⁵ 袁家賓：〈我的大伯父袁克定〉（下），頁64。

¹²⁶ 張伯駒：《續洪憲紀事詩補注》，頁131。

日課拉丁文字攻，凌晨起步態龍鍾。皇儲誰謂無風雅，秃筆還能畫草蟲。

注云：

雲臺(克定字)居余展春園，每晨起散步。因昔於彰德墜馬傷足，且年已過七十，步履頗龍鍾。回室後，即讀拉丁文。曾為室人潘素畫花卉草蟲數開，雖不工而筆亦古拙。又有題潘素畫詩。今畫已失，而詩尚存。¹²⁷

不僅言簡意賅地描繪了克定晚年的外表及生活情況，也論及其才學。可知克定與張伯駒始終保持交往，張伯駒亦不念舊惡。復如其一百談及克定不喜桂花，命移置他處，張伯駒故戲謔道：「怪底多為遺臭事，生來不愛桂花香。」¹²⁸此外，張伯駒對於克定不與日偽合作的大節稱譽有加，其九七曰：

三公四世是吾宗，大馬金刀亦可風。氣節不移嚴出處，難兄難弟後先同。¹²⁹

袁家賓說，當時華北偽教育總署督辦湯爾和等未取得袁克定同意，即在《新民報》上刊登了和他聯名的〈擁護東亞新秩序〉的聲明。克定遂登出聲明：「未經本人同意，署名不予承認。」為此甚至遭到日憲特的猜忌和注意，每逢外出，途中總有小警車跟蹤監視，達幾年之久。抗戰勝利後，蔣介石飛抵北平，親自宴請原國務院總理靳雲鵬和袁乃寬，褒獎二人忠貞可嘉，並託袁乃寬向克定代為致意。¹³⁰克定晚年大節無虧，亦足以風矣。

對於克權，紀事詩也頗有言及。其八六注云：「辛亥年，余及項城四、五、六、七諸子，同肄業新學書院，下課即在此午飯，範孫先生有時來視，並考問功課，訓勉有加。」¹³¹其八八注則云：「項城逝後，于夫人居彰德洹上村。某歲值夫人壽辰，余隨項城四、五、六、七、八子往祝壽，見於後堂；行家人禮，淳樸有鄉風。」¹³²可見張伯駒與袁家關係之密切。克權有〈催粧詩為張伯駒作〉云：「合歡錦上合歡觴，天半祥雲護喜郎。都是當年嬉逐侶，一泓春水戲鴛鴦。」¹³³此詩為賀張伯駒新婚而作。張伯駒紀事詩其九一則曰：

奩贈宋刊雅事齊，風流無那羨金閨。洛神即讓陳王賦，亦有詩才似玉谿。

注云：

¹²⁷ 同上注，頁 129-30。

¹²⁸ 同上注，頁 131。

¹²⁹ 同上注，頁 130。

¹³⁰ 袁家賓：〈我的大伯父袁克定〉（下），頁 63-64。

¹³¹ 張伯駒：《續洪憲紀事詩補注》，頁 126。

¹³² 同上注，頁 127。

¹³³ 《袁克權詩集》，頁 110。

有孔氏者，與安徽孫鼎臣孫女聯姻，以宋刻小字本《通鑑》為奩贈。項城五子克權規庵為端午橋婿，端以百衲本《史記》及仇十洲《臘梅水仙》幅、陳鵠《紫雲出浴圖》為奩贈，同一雅事。項城諸子有文采者，除寒雲外則為規庵，詩學李義山。寒雲亦曾言及五弟之詩，可入玉谿之室。¹³⁴

克權詩學李商隱，其名僅次於克文，張伯駒亦無異辭。然注當有兩處誤記：（一）克權成婚時，端方已去世，故奩贈非端方親手所與；（二）孔氏當為衍聖公孔德成，1936年與前清狀元安徽孫家鼐（字燮臣）之曾孫女琪方成婚。孫鼎臣湖南人，蓋因姓氏相同而名字相近，一時誤記爾。據說端方與袁家訂親後，曾打算以所藏毛公鼎作陪嫁。民國三年，克權與陶雍成婚。袁世凱有感於端方家已敗落，而毛公鼎過於珍貴，不好意思接受，於是端方家以宋百衲本《史記》、仇十洲《臘梅水仙》和陳鵠《紫雲出浴圖》三件珍品替代。《紫雲出浴圖》後為張伯駒所有，亦有一段掌故，紀事詩其九零曰：

尚有立錐在一隅，阮囊爭奈哭窮途。多情應謝袁公子，讓我雲郎出浴圖。

注云：

項城五子克權規庵，為端方婿。奩贈有《紫雲出浴圖卷》，陳鵠畫。紫雲浴後，披寶藍衫坐石上，右置一簫，髮鬢鬢，凝睇若有所思。後有冒巢民、王漁洋以次康熙中鴻博題者七十四人。余欲得此卷。時方地山先生甚貧窘，居一斗室，囊空無以為炊。余與地山謀，議價從豐，余多出，規庵少得，以助地山。乃由地山居間，議價三千元。規庵毅然割愛，收價一半，以一半歸地山。此不惟為一雅事，亦足見師友之義。¹³⁵

徐紫雲乃明末清初名優，與名士陳維崧有同性戀情。此圖乃陳維崧於康熙三年（1664）請陳鵠所繪，在書畫收藏界極為著名。從陳維崧湖海樓散出後，依次由吳檠、金棕亭、曹忍庵、陸心源、端方所收藏。克權極為珍愛妻家所贈百衲本《史記》，其對《紫雲出浴圖》之態度可以想見。然為救業師方地山之急，情願將此畫售與張伯駒。原本張伯駒特意多付，望克權以部分款項轉贈方地山，誰知克權竟將所得全款與方地山分半，古道熱腸，令張伯駒肅然尊敬。對於克權的言語，紀事詩其八七有所記載：

三公四世竟忘恩，不恤遺羞到子孫。青史千秋誰得似，阿爹端合比桓溫。

注云：

¹³⁴ 張伯駒：《續洪憲紀事詩補注》，頁128。

¹³⁵ 同上注，頁127-28。

某歲，余與項城四、五、六、七、八諸子，同車往彰德洹上村，祝項城正室于夫人壽。於車中談及項城在歷史上比何人。克端曰：操、莽耳。克權曰：可比桓溫。眾論乃定。¹³⁶

王莽篡位得逞，曹操以周文王自居，而其子篡位亦成。唯桓溫父子不旋踵而覆亡，恰似袁世凱帝制之胎死腹中。桓溫有名言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邪！」¹³⁷由此可見，克端等雖為袁氏子，對乃父之論斷亦不失公允，以其流芳、遺臭互見，非一味為尊者諱者可比。克權雖非長兄，所言卻中肯在理，故為眾兄弟所敬，良有以也。

結語

孫康宜在題為〈施蟄存和他的詩體回憶〉的演講中指出，施氏的〈浮生雜詠〉與龔自珍的〈己亥雜詩〉都採取七言絕句的體裁，同時詩中加注。對龔自珍而言，詩歌的意義乃在於其承擔的雙重功能：一方面是私人情感表達的媒介，另一方面又將這種情感體驗公之於眾。〈己亥雜詩〉最令人注目的特徵之一就是詩人本身的注釋散見於行於行之間、詩與詩之間，在閱讀龔詩時，讀者的注意力經常被導向韻文與散文、內在情感與外在事件之間的交互作用。如果說詩歌本身以情感的耽溺取勝，詩人的自注則將讀者的注意力引向創作這些詩歌的本事。因此兩者合璧，所致意的對象不僅僅是詩人本身，也包括廣大的讀者。龔自珍的詩歌之所以能深深打動現代讀者，其奧妙也就在於詩人刻意將私人 (private) 的情感體驗和表白與公眾 (public) 的行為融為一體。¹³⁸持此論來觀照袁克權與張伯駒的詩作，是饒有興味的事。兩人同齡，一為袁世凱五公子，一為袁氏表姪。其親疏關係、人生經歷，詩作之寫作背景、撰寫體裁等因素，都形成鮮明的對比。許栩指出：「克權不像袁克定那樣熱衷政治，也不像袁寒雲那樣縱情詩酒，風流倜儻；但他能於亂世苦持節操，雖處憂患猶自強不息的處世風範，亦足為袁門爭色，令後人敬佩。他的詩，品味着他普通卻獨特的苦澀、憂思。」¹³⁹袁克權並非嫡長子，雖然富於才學，又受父親青睞，卻因輟學英倫、帝制失敗等緣故，形成了少年老成、深沈內斂的個性。他有報效國家的志向，卻無父親的謀略；有逍遙江湖的想法，卻無二哥的瀟灑。可以說，在四十多年人生歲月中，克權幾乎完全活在父親與二哥的陰影之下，令他進退維艱，謀生乏術，為世人所遺忘。因此，詩歌成為克權最大的精神寄託。張伯駒的記載讓我們得知，克權曾把父

¹³⁶ 同上注，頁127。

¹³⁷ 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九八〈桓溫傳〉，頁2576。

¹³⁸ 孫康宜：〈施蟄存和他的詩體回憶〉演講稿（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2013年4月22日）。

¹³⁹ 許栩：〈超脫隱逸的袁克權〉，頁465。

親比作桓溫，足見他在孺慕之情與歷史視域的扞格間取得了較好的平衡。這種平衡從他的詩歌中也可看到：父親健在時，他期待父親成就不世之功，卻對帝制運動充滿憂慮；父親去世後，又出於天倫之情，對至親表達了長久的懷念。對於兄長的敬愛、弟姪的關懷、自身的感慨、與妻子的相得，也都是不時出現的主題。克權從吳闈生學詩，尚西崑體，而在如此時代背景下，寫出綺豔惆恍的詩，而沒有夫子自道式的注解，固然可能費解，卻讓他涉及家族主題的詩作避開了有心人的拷問。這些作品不易引起讀者的共鳴，乃至長期為世人所忽略，也正是他特殊的身分與經歷所造成的。袁克權對於家族往事幾乎全無散文式記載，因此這些韻文的解讀，縱然未必能還原「歷史真實」，至少還能使我們進一步窺見這個「第一家族」的「敘述真實」，深入了解克權如何透過詩作來進行「自我建構」，以見袁氏諸子生涯的一種面向。

章詒和說：「張伯駒在自己的生活中就扮演了詩作中的人物。或者說他的詩作是一面鏡子，裡面映照出來的一個風流俊賞之人，那便是張伯駒自己。」又說：「張伯駒瘦削的臉型和冷漠面容所顯示的一種尊貴神情，常使人感到難以接近。」¹⁴⁰張伯駒之父張鎮芳，正因與袁世凱的戚誼而位居高官，卻又因非至親而得以在帝制失敗後全身而退，使張伯駒年紀輕輕便能擔任鹽業銀行董事，並致力於文物的鑑賞與搶救工作。純藝術生活使張伯駒培養出正直單純、追求美善的性格，而高壽則令他飽經世變。七十年代初，張伯駒撰成了《紅氍紀夢詩注》和《續洪憲紀事詩補注》。然而，古老的紀事詩體裁、不合時宜的懷舊情調，都與那樣的時代背景格格不入。如果說《紅氍紀夢詩注》是以戲劇藝術為主線，那麼《補注》則是對生命中一段重要軌跡的歸結。據張伯駒說，於袁世凱則求「公」，於袁克文則近「諛」，蓋因袁世凱畢竟關係政局、歷史甚大，而克文則並無此影響，即便為親者諱，亦不礙大節之論定。對於袁氏帝制，張伯駒自然不敢苟同，限於主題與篇幅，不擬多加討論。

在袁世凱的個人生活方面，張伯駒主要著眼於幾點：一為其英武氣質，二為其文采捷思，三為其窮奢極欲。尤其是身為詩人而讚譽袁世凱的詩才，在當時可謂冒天下之大不韙，足見其持平之處。至於袁克文，張伯駒和袁克權一樣，也將他視為理想的化身；即便多年過去，依然念念不忘。袁克文其人雖然不無瑕疵，但在張伯駒看來，卻無損於大義。另一方面，正因張伯駒景慕克文，於書首先以「諛」詞自招，反能無須多言其遺行。而對於克文的稱頌，無疑意謂著張伯駒對自身精神與追求的肯定，以及對青年歲月、乃至那一段袁家往事的懷念。此外，張伯駒對克權稱許有加，對克定褒貶參半，都可與他對克文的描寫相互參照，而這些都有賴於張伯駒自注對詩作的補充。不難發現，張伯駒詩作中的袁家往事隱約透發著一種懷舊的意緒，而注文則更貼近官方的論述——縱然詩、注間的大量互文令二者驟眼看來似

¹⁴⁰ 章詒和：〈君子之交——張伯駒夫婦與我父母交往之豐影〉，《往事並不如煙（修訂版）》（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頁183。

乎渾然一體。因此，詩、注間的立論扞格並無令讀者大感違和，反而既抒發了作者冒天下之不韙的感懷之情，又滿足了當時政治正確性的要求。

袁氏兄弟以桓溫比擬其父，已寓有褒貶互見之意。然從家族角度而言，袁家興衰皆繫於乃父，整個家族不得不承受袁世凱所引發的惡果。可是，難被社會所接納，倒又導致克權人窮反本，於家族乃至亡父有更多的依戀——何況對家人的認知與情感，乃是社會人士無從、甚至不欲了解的，卻也正好成為克權持作心靈憑依的詩料。綜觀克權詩集，桓溫之喻全然未見，由此可窺知其如何在詩作中建構個人記憶與自我形象：對家族紐帶的珍視、對存亡親人的眷顧、對清寒生活的固守，成為他家族書寫的主體內容。張伯駒係袁家遠戚，無須為親者諱。晚年的他撰寫《補注》，雖然對袁世凱、袁克定等人不無批評揶揄，卻也聲稱同為「新華夢裏人」，可見他飽受政治衝擊後，仍以袁家作為自我認同的歸宿。究其原因，頗有一部分固源於對袁克文的景慕，然而在那眾叛親離的肅殺環境中，意圖由早已分崩離析的袁家往事中找尋個人記憶，以獲取一絲溫情與認同，也不難想像。進而言之，袁克權、張伯駒以詩歌建構的袁家往事，令我們重新思考家族與社會間的張力：當一個家族乃至族群受到連累，被整體排斥為異類，這個家族 / 族群在力圖保有自身傳統與特徵的同時，如何與社會保持互動、如何在社會上繼續邁出維艱的步履？當我們抱著好奇的心態來閱讀袁、張的詩作，會發現袁家內部的正邪賢愚、喜怒哀樂、悲歡離合，皆與普通家族別無二致。那麼，是怎樣的精神力量使這個家族在飽經世態炎涼、長期屈從於社會加諸己身的指控與壓力之餘，依然保持著希望與追求？這個家族又是以怎樣的方式向內繼續贏得成員的認同、向外最終重新得到社會的接納？這些問題都是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的。無論如何，誠如 Erica Bastress-Dukehart 論述十六世紀德國施文 (Zimmern) 家族及相關人物道：「似乎他們的家族、朝代、帝國的未來力量更有賴於筆墨，而非刀劍。」¹⁴¹ 準此而觀之，在袁克權和張伯駒筆下，克文作為袁家的靈魂人物，甚至超越了其父袁世凱。他們二人接過了克文手中的筆桿（而非袁世凱手中的槍桿），以詩歌展開家族書寫，為這個家族的未來蓄積能量，也使他們對於記憶的表述在真實和美感的交融中得以永恆。

¹⁴¹ Erica Bastress-Dukehart, *The Zimmern Chronicle: Nobility, Memory and Self-Representation in Sixteenth-Century Germany* (Aldershot, Hants, England: Ashgate, 2002), p. 199: "It was as if the future strength of their families, dynasties, and Empire had come to depend less on the sword and more on the pen."

興亡閱盡垂垂老，我亦新華夢裏人： 袁克權、張伯駒詩作中的家族書寫

(提要)

陳煒舜

近二十年來，學界對於袁世凱及其時代有了新的認知與省思，但相關文學資料的爬梳與研究則尚待開展。袁氏家族中能詩者不少，然至今仍有詩集傳世者，僅袁世凱五公子袁克權及其表姪張伯駒二人而已。袁克權詩集雖曾散失，幸後人多方蒐羅，於2008年重輯出版。其詩學李商隱，於家事多有吟詠。而張伯駒晚年有感於劉成禺《洪憲紀事詩》內容與事實扞格不入，遂另作《續洪憲紀事詩補注》，內容涉及袁家成員者所在多有。兩部詩集固然富於文學價值，其承載的罕見家族資料也呈現出與傳統相關記載的張力。有見及此，本文擬以兩部詩集為中心，考察袁、張兩位詩人如何透過家族書寫來塑造自我形象，建構個人記憶，以及尋求自我認同。

關鍵詞： 袁克權 張伯駒 袁世凱 舊體詩 家族書寫

The Family Writing in the Poetry of Yuan Kequan and Zhang Boju

(Abstract)

Nicholas L. Chan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there had been new ways of understanding Yuan Shikai (1859–1916), his legacy, and his times. However, the research on the relevant literary materials is still quite insufficient. Although there were many poets in the Yuan family, the only surviving collections were works of Yuan Kequan (1898–1941), the fifth son of Yuan Shikai, and Zhang Boju (1898–1982), a distant cousin of Kequan. Once scattered and considered incomplete, the poems by Kequan were eventually collected, compiled, and published by his grandchildren in 2008. Influenced by the work of the Tang poet, Li Shangyin (813–858), most of Kequan's work focused on his family. Zhang Boju, in his later years, had written *Xu Hongxian jishishi buzhu*, in which a lot of poems and their respective commentaries are related to the Yuan family. Not only are the two collections important work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they also contain rare information about the Yuan family, which in many ways, challenges the existing materials on the topic. With the focus on these two collectio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he two poets tried to construct their self-image and personal memory, and seek self-recognition through their family writing.

Keywords: Yuan Kequan Zhang Boju Yuan Shikai classical Chinese poetry
family writing